



鐔津文集

十六文十七

和16
841
9



鐔津文集卷第十六

藤州鐔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非韓下

第十四

韓子為贈絳州刺史馬彙之行狀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入行。又曰。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馬彙者。蓋北平郡王司徒馬遂之長子也。司徒公之薨者。乃其在父之喪也。刺臂出血書佛經者。在韓子當

辯乃從而稱之。韓子殆始識知乎佛經歟。夫父母之德莫天罔極而孰可報之。今日期以報德。韓子其乃知佛之法有所至乎。曰其居喪有過人行。是亦高其能行佛之事也。曰撥其大者以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者。韓子亦欲人皆勸而從事于佛乎。吾考韓子爲行狀時。其年已三十四五。立朝近作博士御史矣。韓子自謂素讀書著文。其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其心。至此乃善彙爲佛氏之事。豈韓子旣壯精神。明盛始見道理。廼覺佛說之爲至耶。其後之雖稍辯佛如辨佛骨事也將外專儒以護其名。而內終默重

其道妙乎。不然何徹至老以道理與大顛相善之殷勤而如彼也。夫佛乃人之至大者也。其可毀乎。毀之適足以自損於佛何所傷也。雖然原道先擯佛何其太過而行狀推佛何其專也。歟。韓子固亦不恒其德矣。注韓子爲進學解謂其陽斥佛老矣故其作原道最在前

第十五

余讀唐書見其爲韓子與李紳爭臺參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見愈之性愎訐言詞不遜。大喧物論及抵韓子論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而其氣躁言厲爭之也。噫。韓李皆唐之名臣。何其行事之際乃若此。唐

之典故御史臺則掌持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其朝廷也。京兆府雖所管神州畿縣其實乃一大州牧之事體耳。以其臺府較則臺重於府矣。韓乃兼御史大夫李正中丞然大夫固高於中丞而韓李互有其輕重也。此所以發其諍端矣。韓子見幾初當避而讓之可也。不然姑從朝廷之舊儀何乃使之輒爭。春秋時滕侯薛侯朝魯而爭長孔子惡其無禮書之遺左丘明而發其微旨聖人豈不因前而戒後乎。紳愈縱不能見幾稍悟豈不念春秋之法而懼之耶。然李氏吾不論也。韓子自謂專儒毅然欲爲聖人之徒是亦知

儒有爵位相先者久相待遠相致者在醜夷不爭者又曰君子矜而不爭者韓子與公垂平生相善始公垂舉進士時韓子乃以書稱其才而薦諸陸員外者及此正可惟讓以顧前好乃反爭之喧譁于朝廷而韓子儒之行何有故舊之道安在使後學當何以取法假令朝廷優於韓子詔獨免其臺參韓子自當以不敢虧朝廷之令式固宜讓第恭其禮貌日趨於臺參彼李紳識者豈不媿且伏也。彼欲嫁禍于二人者豈不沮其姦計而自悔豈不歸厚德稱長者於韓子耶。是豈獨當時感媿乎逢吉而已矣亦垂于後世士

大大之法也。惜乎不能行諸以成就其德。豈韓子力不足而識不至耶。昔廉頗不伏其位。居藺相如之下。宣言欲辱之。而相如至。每朝時嘗稱疾不欲與頗爭。列余嘗愛相如。如有器識。臨事守大體。大史公謂退讓。頗名重丘山。宜其有重名也。較此其賢於韓子遠矣。漢孝景之時。竇嬰與田蚡交。毀而相爭。朝既出而武安侯怒。御史大夫韓安國不專助也。安國因責蚡曰。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而歸。可曰臣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也。如此則上必多君有讓德。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慎之哉。

第十六

韓子爲鱷魚文。與魚而告之。世謂鱷魚因之而逝。吾以爲不然。鱷魚乃昆蟲無知之物者也。豈能辨韓子之文耶。然使韓子有誠。必能感動於物。以誠卽已。何必文乎。文者聖人所以待人者也。遺蟲魚以文。不亦賤乎人哉。文之其人。猶有所不知。况昆蟲歟。謂鱷魚去之。吾恐其未然。唐書雖稱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第十七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要自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爲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迹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尔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

爲福得性如法不爲外物所惑爲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厠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爲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爲道大顛卽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二平者遂擊其牀大顛顧謂二平何爲二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卽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卽已不信卽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

其師恐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爲善不同。同歸于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捨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

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爲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卽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迹。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爲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至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旣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閭巷凡庸之

人最爲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間巷之人爲意之審也謂佛爲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况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况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

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爲呪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煦唐書謂韓董抵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之是非不謬也矣

第十八

昔陽城以處士被詔遷諫議大夫久之其諫爭未見衆皆以虛名譏城謂其忝也而韓子遂作諫臣論非

之其意亦以城既處諫官而使天下不聞其諫爭之言豈有道之士所爲乎。逮城出守道州以善政聞而韓子爲序送太學生何堅還城之州又特賢城所治爲有道之國特比漢之黃霸爲潁川時感鳳鳥集鳴之賀余小時眎此一說恠韓子議論不定而是非相反夫是必是之非必非之何其前後混惑如此古今所論謂聖賢正以其能知人於未名之間見事於未然之時也。昔王濬有大志其未效之時人皆笑之唯羊叔子謂其必堪大事而善待之而濬果立功於晉唐征淮西之時李光顏初碌碌於行伍人未之識獨

裴中立稱其才於憲宗不數日奏光顏能大破賊兵。晉時戴晞少有才惠人皆許以有遠致唯嵇侍中謂其必不成器其後晞果以無行被斥故唐晉書稱其知人而稽羊裴晉公二君子之美灼灼然照萬世矣。韓子賢者其識鑒人物固宜如此也。使賢城果賢方其諫爭未有所聞之時韓子當推之以質衆人之相譏豈前既不賢其後因時之所美而隨又賢之若是則韓子稱其有道無道是皆因人乃尔豈韓子能自知之耶。余眎唐書見陽子素君子人也非其賢爲太守而不賢於諫官乃韓子自不知陽耳。韓子謂亢宗

居諫官之職而欲守處士之志乃引易蠱之上九與
蹇之六二交辭以折其行事此陽氏居官自有王臣
蹇蹇之意而韓子不見按唐書正避御元之初諫官
紛紜競言事細碎者無不聞達天子益厭苦之然當
此亢宗自山林以有道詔為諫列固宜相時而發烏
可如他諫臣斷斷遽騁口舌以重人主厭惡詳亢宗
在官而人不見其諫爭者非不言也盖用禮五諫之
義而其所發微直自有次序不可得而輒見其五諫
也者曰諷曰順曰闕曰指曰陷也諷諫者謂知禍患
之萌而諷告之也順諫者謂出詞遜順不逆君心闕

諫者謂跡君顏色而諫指諫者謂質指其事而諫陷
諫者謂言國之害而忘生為君也然其事未至亡國
大害於政則未可以指陷也指陷謂言直而氣厲激
怒於人主失身多而濟事少也魏文正曰臣願陛下
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忠臣縱殺身有直諫之
名而不益其事更彰君之惡若是則諷諫果優隱於
直諫直諫豈不為不得已而用之耶故古之聖賢多
尚諷諫孔子曰吾從其諷諫乎禮曰為人臣之禮不
顯諫又曰事君欲諫而不欲陳此豈不然乎陽子盖
如此之謂也及裴延齡輩用事邪人為黨傾覆宰相

大害國政。亢宗不得已。遂與王仲舒伏閣下。一疏論其姦邪。天子果怒。欲加罪。誅城會。順宗適在東宮。解救。僅免。然城諫爭法。經繁緩。乃隨其事宜。始城與其一弟。日夕痛飲。客苟有造。城欲問其所以。城知其意。卽坐客強之。以酒醉。客欲其不暇發語。此足見陽子居官。其意有在。雖尋常之士。亦可以揣知陽子之意。韓子何其特昧。而遽作論說。詭譎輒引。尚書君陳之詞。而曰。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是又韓子不知經也。若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八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維我后

之德也。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其所以嗚呼也者。蓋慨嘆凡臣於人者。咸皆順行。此入告順外之道。豈不爲良臣。大能昭顯其君之德也。孔安國傳之亦然也。如此則入則諫其君。出不使外人知者。何獨在大臣宰相者。乃得行之耶。陽子立朝。爲諫議大夫。其位豈甚下。其官豈甚小。人則諫。出則不使人知。豈不宜其所行。孰謂不可耶。夫諫爭自古罕有。得其所者。漢之善諫者。袁盎汲黯。而言事尚忤觸人主。所不陷其身者。賴文武賢主而納諫。其後薛廣德。朱雲。劉輔。董激。怒天子。又其甚矣。方陽氏之諫爭。師經有法。在

韓子固當推之以教後世可也更沮之謬論如此不亦易乎

第十九

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羣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

第二十

韓子序送高閒曰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爲此說但知佛之法真與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不惡死也夫解外謬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繆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靜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靜爲天下正斯言倡之夫性命既正豈必在閑輩待其死而更生爲聖神爲大至人耶卽當世自真可爲正人爲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閑之言其原道乃曰絕

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也夫清靜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繆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爲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昧之以謂韓子之意止乎是也遂循手迹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爲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閑而言自閑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爲益於世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爲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

第二十一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謂近世韓子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享書作諱辯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大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雄逐貧賦作論佛骨表則劉晝諍齊王疏雖依倚若此愚未功過然余生論不足校其是否其送窮文謂窮有鬼窮鬼蓋委巷無稽自諛韓子爲文此縱然如其鬼相賂何其怪乎韓遂託斯以自諭何取諭之不祥也若韓子之智知學文之知或字與其文乃資鬼而爲之韓子豈自謂誠明人乎君子之言法言也謂可以教人而君子乃

言也不可以教人。君子不言也。故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韓子如此，何以教人？耶語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韓子果窮，尤宜以君子固守為可，輒取陋巷鄙語，文以為戲耳。

第二十二

韓子為歐陽詹哀辭，謂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又曰：其於慈孝最隆也。而唐人黃璞傳詹，謂其以倡婦一動一作慟字而死，而譏詹不孝，乃引孟簡哭詹詩曰：後生莫沈迷，沈迷來其真。璞詹之鄉人也。評詹固宜詳矣。檀弓曰：文伯之喪，敬姜據牀而不哭，以文伯多

得內人之情，而嫌其曠禮也。况以婦人之死，而遺其親之恨者也。韓子稱詹之孝隆，不亦以私其黨而自欺乎。不亦不及敬姜之知禮乎。注詹之所以死者，亦見於太平廣記。

第二十三

韓子為羅池廟碑，而唐史非之，宜非也。其事神在韓子當辯，乃從神之而張其說，何其好怪也。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子乃爾，豈不與孔子相悖耶。

第二十四

韓子為毛穎傳，而史非之。書曰：德盛不狎侮。又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韓子非侮乎，玩耶。謂其德乎哉。

第二十五

韓子論佛骨表以古之帝王運祚興亡其年壽長短校之謂無佛時其壽祚自長事佛則乃短指梁武侯景之事謂其事佛求福迺更得禍以激動其君也當南北朝時獨梁居江表垂五十年時稍小康天子壽八十六歲其爲福亦至矣春秋時殺其君者謂有三十六彼君豈皆禍生於事佛乎韓子不顧其福而專以禍而誣佛何其言之不公也自古亂臣竊發雖天地神祇而無如之何豈梁必免耶此韓子未識乎福之所以然也夫禍福報應者善惡爲之根本也佛之

所以教人修福其正欲天下以心爲善而不欲其爲惡也猶曾子曰人之好善福雖未至去禍遠矣人之爲惡凶雖未至去禍近矣佛之意正亦但以三世而校其報施者曾氏差不及佛言之遠也故其禍福之來自有前有後未可以一世求苟以其壽祚之短謂事佛無效欲人不必以佛法爲則洪範以五福皇極教人合極則福而壽及極則禍而凶短折如漢之文景最爲有王之道何則孝文爲天子纔二十三載年四十七而死孝景卽位方十六載年四十八而死其曆數也皆未及一世其壽考也皆未及下壽豈謂孔

子所說無驗而卽不從其教耶。嗚呼聖人爲教設法皆欲世之爲善而不爲亂未必在其壽祚之短長也。韓子謂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國命來朝陛下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云云。此韓子蔑佛之太過也。佛雖非出於諸夏然其神靈叡智亦真古之聖人也。又安可槩論其舍利與凡穢之骨同校也。雖中國之聖人如五帝三皇者孰有更千歲而其骨不朽况復其神奇殊異有以與世爲祥爲福耶。此韓子亦宜稍思而公論也。昔

有由孔子之履與王莽之首骨者累世傳之至晉泰熙之五載因武庫火遂燔之。夫大善者莫若乎孔子之聖人也。大惡者莫若乎王莽之不肖也。前世存其迹而傳之蓋示不忘其大善也。畱誠其大惡也。古今崇佛靈骨者其意蓋亦慕乎大善也。若前所謂不過禮賓一設者是乃示其不知禮而待人無品也。借令佛非聖人固亦異乎異域之衆人者安可止以一衣一食而禮之也。昔季札由余入中國而中國者以賢人之禮禮之彼季札由余第世之人耳未必如佛神靈而不測者也。至使其君待佛而不若乎季札由余

者也。孔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諍，不可揚君之過于外也。假或唐之天子以佛而為惡也，韓子乃當婉辭而密諫。况其君未果為惡，烏得訐激而暴揚其事乎？昔魏徵能諫，不能忘其言，書之以示史官，而識者少之。馬周垂死，命焚其表，草曰：管晏彰君之過，以求身後之名，吾弗為也。而君子賢之。若韓子之諫，比魏徵則未必為當，留其表使世得以傳其為謬，固又過於徵也。而全君之美，不及馬周之賢遠矣。又况君之所為未至為惡，而暴表論之，乃見斥流放，抑留其說以自彰其識，智膚淺，播極醜于後世也。嗚呼！

第二十六

韓子上于頤，書稱頤若有聖賢之言行，乃曰：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乃引楊子雲言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然與頤列傳相反，不亦諛乎？

第二十七

韓子斥潮州，其女孥從之，商南層峯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

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爲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爲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泥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羣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遵此化朕則垂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又其作詩送澄觀而名之詞意忽慢如規誨俗子小生然澄觀者侶是乎清涼國師觀公謂詩詞

有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又云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或云別自一澄觀者夫僧儒於其教名以道德道德尊故有天子而不名高僧唐之太宗以公稱玄奘是也傳曰盛德之士不名太宗豈用此法耶然春秋書名非善之之意也旣贈之詩特名呼而規刺之豈其宜乎縱非清涼國師已不當然果在觀公益不可也若觀法師者自唐之代宗延禮問道至乎文宗乃爲其七朝帝者之師其道德尊妙學識該通內外壽百有餘歲當其盛化之時料韓氏方後生小官豈敢以此詩贈之是必韓子

以觀公道望尊大當佛教之徒冠首假之爲詩示其
輕慢卑抑佛法之意氣而惑學者趨尚之志耳非真
贈觀者也韓子雖漫然不顧道理可否橫斥於佛殊
不知并其君與其本朝祖宗而厚之也禮不敢齒君
輅馬蹙其芻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過君之車乘卽
下尊敬其君故也適韓子乃特慢忽其君之師天子
嘗所禮貌之者其於禮義何若也如德宗皇帝誕聖
節賜輦延之內殿談法廣敷新經帝時默湛海印朗
然大覺誠於羣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詞典而富扇
真風於第一義夫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

爲國師之號然法師道德位貌若此尊嚴可侮而失
禮君師之德義乎不唯無禮其君師與朝廷抑又發
乎後生小子輕薄之心吾知而今而後天下不遵禮
義忽慢道德之士其輕薄之風自韓子始也

第二十八

韓子荅崔立之書曰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
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辱於再三君子小人
之所憫矣以至云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
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
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吁韓子所謂作唐之一經過也古之立書立言者雖一辭一句必始後世學者資以爲法其言不中則誤其學者周書武成出於孔子之筆序而定之其曰血流漂杵孟軻猶不取而非之謂其不當言而言之過也夫孔子作春秋六藝之文尚不自謂爲之經稱經特後儒尊先聖之所作云爾昔楊雄作太玄經以準易故也而漢諸儒非之比之吳楚僭號稱王者也今韓子輒言作經何其易也使韓子德如仲尼而果成其書猶宜待他輩或後世尊之爲經安得預自稱之雖其未成比之楊雄亦以過僭矣其曰誅姦諛

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乃善善惡惡褒貶之意蓋韓子銳志欲爲之史耳及視其外集荅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而曰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乃引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於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一本止畧引司馬遷范曄左丘明等三人然以此爲尤韓子何其勇於空言而怯於果作可笑也誠前

所謂顛顛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斯狂妄耶

第二十九

韓子謫潮陽與方士毛于姬遇遂作毛仙翁十八兄
序謂于姬者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猶乎老莊教
而以惠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駛駟信
乎異人也然兄言果有徵以至云卽掃廳屋候兄一
日歡笑韓子乃信其說謂果若如兄言卽掃廳屋候
兄者卽以兄事之自列於門人也當此韓子何其不
知命而易動如此也縱于姬之言果驗如神在衆人
當聽而奇之韓子自謂專儒頡頏爲聖賢之士固宜

守聖人之道也語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謂君子明故不惑知命故不憂勇於義故不懼子
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
子也蓋亦皆推乎聖人性命之道無俟於苟也烏得
不顧此而輒如衆人惑於毛生乎韓子自顧爲學聖
賢之儒如何耶苟其道不至安可以學聖賢自負乎
韓子前作謝自然詩而譏斥神仙異端者語句尤厲
今方降爲郡乃自衰變動尤惑兄事仙翁異人帖帖
然願欲伏爲其門人掃洒廳宇以候之憑其言而望
脫去遷謫以酬其待用之志也中庸曰素患難行乎

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韓子於聖人中庸得無媿乎

第三十

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覩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相重姑已劉煦唐書謂韓子其性偏僻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弟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乎而學者不復考之

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真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

鍾津文集卷第十六

校訛

十紙二十行外繆韓文元本外膠十八紙十二行始當作貽

音釋

燕於見切 佞奴丁切 諂余頂切 纂子緩切 駿公
設也 又奴定切 余頂切 子緩切 公
 虬渠幽切 緜音侯 懼來可切 殉辭峻
龍兒切 音支 慄慄也 切 用
 人送也 覲達寂切 葛吐盍切 篋口叶切 數頻 數頻
也 見也 不也 筒也 頻 頻
 死也 覲見也 葛不也 篋筒也 數頻 數頻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栖音移 遑音皇 氏音支
遷也 暇也 支

嘉興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津文集卷十六

松陵釋宗遠對金陵傳文貞書

南昌萬志刻

萬曆丁未孟春月徑山寂照庵識

鍾津文集卷第十七

滕州鍾津東山沙門契嵩撰

古律詩共六十首

三高僧詩 并叙

唐僧皎然靈徹道標以道稱於吳越故諺美之曰
 雲之畫能清秀越之澈如冰雪杭之標摩雲霄吾
 聞風而慕其人因諺所謂遂為詩三章以廣其意
 也

雲之畫能清秀

畫公文章清復秀天與其能不可關僧攻文什自古

有出拔須尊晝爲首造化雖移神不遷晝公作詩心
亦然上跨騷雅下沈宋俊思縱橫道自全禪伯修文
修或豈徒爾誘引人心通佛理縉紳先生魯公輩早
揮字躡清游慕方外斯人已歿斯言在護法當應垂萬代
越之澈如冰雪

澈公之清若冰雪高僧天資與人別三十能詩名已
出名在詩流心在律不殊惠遠殊惠休皎然未合誰
與儔白雲蕭散何定止忽入關中訪包李孤清難立
衆所沮到底無辜中非語木秀於林風必摧澈公懷
德成禍胎古人已往不復歎爲爾爲詩遺後來

杭之標摩雲霄

標師之高摩雲霄在德豈在於沉寥一庵嶺底寄幽
獨抗迹蕭然不入俗有時虛陟層崖眺不聞其語聞
清嘯當時陸羽事幽討曾人青雲預聞道取雨救旱
驅神龍此與人間事豈同冥機感異心之苗此公所
以稱道標

送章表民祕書

一日夫子來山陲來言去別將何之清塵舊尉亦皆
至時周感鮮車輕珮光陸離入門顧我顏色好林下
之同來把袂相追隨笑傲恣肆意氣豪舉首不覺白日歌拂

榻乃留崑宇宿紙衾蒲席誠可嗤不計豐約但適美
唯唯無語相拒違是時春和二月半永夜耿耿輕寒
微高談交發雅興合如瓶注泉爭淋漓須臾促席命
言志直吐胷臆攜淳詞人心不同有如面平生各自
有所爲表民卒然趨席端曰吾有志人不知末俗淺
近烏足語合哺未吐長嗟咨少從先生學經典不探
枝葉窮根基帝王之道斷可識殷盤周誥無復疑古
今事業貴適用文意述作須有規豈類童稚空琢刻
畫餅不能療朝飢十五孜孜事文字磨礪筆硯精神
罷長篇大軸浩無數慷慨但欲扶政治前年補吏來

浙右局務冗俗不可窺傾懷欲效王霸畧騏驎捕鼠
非宜宜錢唐太府多達官品秩相較我最卑孟軻獨
負浩然氣誰能歛袂長低眉丈夫所重以道進青雲
萬里須自馳咄嗟顧我胡爲者甘以門廕爲身資遂
爲謝病遠引去遽與簪組相差池膠西董生苟可慕
下帷克苦窮書詩閒居落莫多感激所感時政生瑕
疵賤臣抱節私自效作書萬字投丹墀天閭深岩在
西北引領一望雲霧霽德音畢竟不下報漫陳肝膽
空涕洟嗟嗟吾生時命謬不遇當時甘佚遺龍蛇之
蟄尺蠖屈萬物不特須自怡我家田園在南國亦有

溪山名武夷泉甘壤黑堪稼穡歸與老農事磁基余
與感之聞此語精神飛動驚支頤深謀遠慮不可測
滄溟無底天無涯閭闔門前無限客摩肩踏足爭前
詞暖衣飽食恣氣艷幾輩卓犖能如斯請君更前與
君語何必輕沮煩孜孜嘉穀冬收槿朝發衆物榮茂
有疾遲不聞伊尹五于湯堯舜之道方得施賢傑輕
身重天下豈使汲汲營其私况當夷狄侮中國蹂踐
二鄙翻地皮將軍誅討苦未剋百萬師老勞旌旗凶
年樂歲復間作風雨霜雪猶不時天子勤政不暇食
亦待才能相補禪廟堂之上有君子聰明豈肯饒臯

夔執秉公道尊大匠裁度杞梓寧參差愛君為人性
踈達不以其教交相訾臨風明月千里別祝詞豈憚
傾肝脾俗人好毀寡樂善嘉名清節慎莫虧朝廷若
問平津策賢良第一非君誰

古意 五首

風吹一點雲散漫為春雨洒余松柏林青葱枝可取
持此歲寒操手中空楚楚幽谷無人來日暮意誰與

二

君莫笑支許寂寞非愚情君莫輕嵇阮山林有清興
人生徒百歲樂少憂還剩萬事漫短長無如使道勝

爾非傲世士高蹈釣名稱但謝區中緣甘心棲石磴
澄空白日飛世事終無應不如省爾誠自言還自贈

三

雲中見雙鳥高飛揭日月毛羽貴文章翱翔異鷹鷂
倏然邈千里竟不顧林樾春風漫飄颻勁翮更超忽
陌上遊俠子窺爾徒倉卒雖有金彈丸睥睨不敢發
因知竒異資自保長超越回視黃雀羣胡爲戀塵埽

四

堪笑浮雲高凌虛翳日星凌虛或作扶搖寧作蘭蕙幽草中
自芳馨自足乃天分未需爾虛靈掩翳之所惡胡爲

又亭亭古來曠達士浪跡多晦暝山林借長往
亦藏形愚谷不可及宵然還自寧嗟余亦美此岑寂
養頽齡

五

窮品巖偶真叟授我一卷書深林值幽人遺我斧與鋤
斧鋤亦奚爲教養材與疏荒穢必須剪使之藹自如
授書欲胡爲教爾心與軀學必先正己自治乃及餘
此意有嘉訓佩之未始除如何悠悠人自謬欲是渠
相習成薄俗歎德懷遠際吾裁此俚語憑君爲傳諸

游龍山訪道士李仙師

日出野曠明肅然訪道生杳渺湖外去散誕雲邊行
秋高天宇淨脫葉飛縱橫乘風度林嶺轉覺步履輕
時聞縹緲間微飈傳鶴聲知與仙家近逸思冷然清
須臾轉幽谷紫府芝田平仙童走脚報松子來門迎
接袂語且笑所歡非俗情丹臉人未老道貌天已成
開筵羅玉粒盤餐饒紫英綢繆侶交舊洒落懷抱傾
薄暮忍云去徘徊倚山楹欲有重尋約還憂變高名

感遇 九首

海水晦夜清秋色涵蓬壺有叟雙龍公鐵網羅珊瑚
風雲浩容與悵恨何所圖欲問天上人可換明月無

二

仙人白玉京去去何縹緲瓊樓十二層玲瓏汎雲表
銀湟月爲波萬頃卽池沼秋來宮殿光逗落人間曉
空際時澄明烟霞眇青鳥可見不可到所思空杳杳

三

悠哉楊執戟識遠才絕竒初提草玄筆頗爲人所嗤
卓卓孔孟道謝爾平嶮巖玉鑑含幽光千載方葳蕤
寄語曠懷士未達休嗟咨心期道自貴俗態勢焉隨
青山保長往白日貞可窺高標謝松栢孤芳操弗移

四

天威不到處，干戈動邊鄙。將軍奮威猛，英雄勢隨起。
紛紛出榆關，肅肅秋色裏。白馬冒黃雲，清霜厲嚴旨。
少壯羽林兒，務能莫多喜。好武匪君心，用兵不得已。
寄言飛將軍，妙畧應無比。志在報君恩，豈爲黃金死。
丈夫身許國，慷慨當如此。寧教太史書，輕笑魯連子。

五

蒼茫天地間，流光一何遽。曾聞太古人，未見曦輪駐。
才沈崦嵫雲，還上浮桑樹。山色愁裡暝，天形夢中曙。
安知穆天子，龍馬神爲御。萬里速乘風，又向瑤臺去。
超遙侶神仙，此理當何故。不向堯年長，永使人間住。

六

冠蓋何處客，凌雲意氣驕。旦旦趨雙闕，衝衝過渭橋。
金珂雲外響，畫燭月中燒。縹緲行天路，升騰在玉霄。
如何區宇內，頓與人間遙。長拂羅裳去，明光殿下朝。
一俯復一仰，榮多憂亦饒。白髮領邊長，朱顏鏡裏凋。
豈知松檜下，幽人長寂寥。萬事淡無慮，恣卧時長謔。
浩蕩天地間，孰問犧黃堯。臨風一清嘯，胡爲王子喬。

七

空虛澄遠煙，霽色合秋景。思君每盤桓，駐目千峯頂。
駐目或作獨往明月初團圓，可照美人影。美人來不來，雲霞

渺林嶺

八

松栢地之靈草莽亦同茂願得區域中人心復純素
蒼梧會稽陰罔復有陵墓六合無知音青山有歸路
人生惜朱顏賢覽照長相顧昨夜露華臺誰不怨秋暮

九

悠然嚴子陵遠大寒廓器故人貴為君白駒要不至
耽閑戀淥潭高超弄芳餌青山汎白雲萬古寄高意
侯霸不知道初亦嫌傲志何事卑王侯其心越天地
因悲婁護輩胡為附權勢流游絳灌間折節踟躕例

皇皇古皇道勞生自拘繫不如歸去來乘風拂長袂

懷越中兼示山陰諸開上

厭見人境喧清游憶靈越東南千萬山浮青滿寥沉
從來鑑中景形勝人間絕月湛換鵝溪雲起藏書穴
客子若飄蓬遠與故人別尺素未及通芳草已云歇
所悲行路難俯仰損名節鳴鴈欲東飛寄語謝明月

早秋吟

山家昨夜房櫳冷梧桐一葉飄金井長天如水淨藏
雲明月含暉變秋景桂花折風飄飄誰在高樓吹
玉簫人間不見槎升漢天上將看鵲作橋年少征人

在何處白露霑衣未歸去海畔今無漂母家江南誰
與王孫遇徘徊月下空長吟吾徒自古難知音欲上
高臺問明月明月何不照人心

羣賢宿山賦得暮雲崑下宿

微風靜林杪紅日下崑阿明月出已滿白雲歸未多
高應伴猿鶴深不暗松蘿若弗爲霖去其如旱歲何

浙江晚望

暮色看無際秋空水混天片帆飛鳥外新月落潮邊
隔越山形小吞吳地勢偏幾人來往老早晚渡頭船

題徑山寺

翠拔羣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
僧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臺殿自清秋

郎侍郎致仕

平時獨高謝道勝欲韶光白髮辭明主青山戀故鄉
藥畦容鶴到吟徑恐雲藏更愛禪林卧時來拂石牀

山中早梅

亭亭映晚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淡孤芳冒雪寒
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
汎若耶溪

越水乘春泛船窗掩又開好山沿岸去驟雨落花來

岸影樵人渡歌聲浣女回滄浪無限意日暮更悠哉

書毛有章園亭

愛此園林好重來花木滋游人醉不去幽鳥語無時
烟郭連芳草春湖泛綠池松篁非俗韻游子漫相期

山亭晚春

山庭晚來靜林石自巉岳犬去吠人語花飛恣鳥銜
晴烟熏茂草煦日藹高杉更喜團圓月清光下碧巖

自贈

靜坐還看竹閑行亦合樵道心應有在生事合無移
客去清談少年來白髮饒漫將支遁筆閒且賦逍遙

夏日無雨

山中苦無雨日日望雲霓小暑復大暑深溪成淺溪
泉枯連井底地熱亢疏畦無以問天意空思水鳥啼

俗謂水鳥啼則天下雨焉

歲暮書懷

朔風適變寒曉日將合煦南國殊未還東山歲云暮
浮生奄忽往芳顏安得駐寄謝人世間紛華尤可悟

山中早行

前山經夜雨獨往步春泥天岸日將出田家雞更啼
孤烟行處起曠野望中低猶喜逢樵客相將過數溪

湖上晚歸

人間薄游罷歸興尋舊隱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
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自憐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季春寄友生

湖上無烟晝人閒寒食時陰晴春易變花月候難齊
未畏青蛙亂先愁紫蕨衰雲山向漸熱相訪勿應遲

寄懷泐潭山月禪師

聞道安禪處深蘿杳隔溪清猿定中發幽鳥坐邊栖
雲影朝晡別山峯遠近齊不知誰問法雪夜立江西
送客還北闕道中作

北郭送陽子日斜歸舊居路泥侵曉潤晦月逼春餘
桑柘雨中綠人烟關外疎依然見風俗歸興混樵漁

次韻無訾赴承天再命

載命還高讓知君所趣深青山當隱處白髮欲栖心
更俟逢梅雨何妨過虎林潺湲合澗水六月足清音

山舍晚歸

薄暮還精廬徐行無所竝日入月還清山空水更靜
彷彿聞疎鐘翛然在西嶺寄語高世流來茲謝塵境

讀書

讀書老何爲更讀聊遮眼此意雖等閒高情寄無限

錯磨千古心翻覆幾忘飯不知白雲去春靜山中晚

送盧隱士歸廬山

世事如循環是非終莫盡美爾歸深山任他譏小隱
黃鵠舉已高白雲去非近天籟歸寂寞何峯弄清軫

還南屏山卽事

歲晚歸來石室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
過不見人間萬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
時看此心已共空生合身侶浮雲不必觀

入石壁山

身侶浮雲年侶流人間擾攘只宜休老來已習青蘿

子隱去應追白道猷直入亂山寧計路定看落葉始
知秋他時谷口人相遇莫問裁詩謝五侯

山中自怡謝所知

萬事隨宜勿強攀暫過朝市卽歸山勞生未必浮名
好稱性應須到處閑都侶夢中休問影只堪吟裏更
怡顏襄陽道者寧知爾猿鶴蕭然石室間

寄承天元老

清散年來事益閑不論林下與人間禪心至了非喧
靜默客何妨更往還竒石清軒增勝趣流泉碧座照
衰顏支形脫畧時機甚應笑歸來別買山

誠題

因事

高吟遠矚倚雲梯，往事經心盡可題。經道德二篇徒自辯，是非一馬豈能齊。暉山真玉傷驚火，失水靈蛇畏在泥。寄語冥鴻上天去，凌雲羽翼莫思低。

元日

暗裏春催曙色明，百雞迎曉報新聲。宿寒尚在龍蛇蟄，歲曆初傳日月迎。蓂莢四時今始發，梅花一旦占先榮。山家也祝堯天壽，漫學牛山報太平。

著書罷思南還，復會客自番禺來，因賦此詩。平昔著書今粗畢，南還終欲隱羅浮。初春况遇故鄉

子終夜更誇滄海遊，但貴羊城風物好。豈辭梅嶺路岐修，應須相與葛洪輩。抗迹山林送白頭。

冷泉獨賞寄冲晦上人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幽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歎，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遣興三絕

逸興應須傲皎然，此生瀟洒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句，詠徧江山一萬篇。
吾道陵遲事事訛，而今無計遏頽波。徇人玩法成流

俗但泣金書柰爾何
去年聊駐江頭寺
今寄林僧岳下
局莫謂此身無定
迹人生都類一浮萍

書南山六和寺

青葱玉樹接溪岑
臺閣凌虛地布金
行到白雲重疊處
水聲松韻淡人心

寒食日雨中

漠漠行雲晴復陰
野花垂濕晚沉沉
游人莫怨天多雨
况在東臯春已深

早起

天窻月過星踈渺
檐際冥分雲窈窕
山家深處勿雞啼
時有寒鷄來報曉

對喜鵲

靜卧時驚鵲喜多
須臾果有故人過
山中明度還無事
問爾綿蠻更語麼

寄晤冲晦

年老相看眼倍青
念君詩思苦勞形
人間更有無窮感
好把禪關護性靈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
從此出天下心不欺
爾亦有陰隲

濯之遺孺子念茲未應失

遊大慈山書畫上人壁

谷裏侵雲寺尋幽到深處春過寒花開人來啼鳥去
豈期草庵客日暮此相遇

清溪

勿謂清溪清長如鏡初洗須防苟客物汙爾清到底
鍾津文集卷第十七

嘉禾楞嚴寺經房捐貲刻

鍾津文集卷十七

平湖釋在照對金陵傅文貞書進賢洪國輔刻

萬曆丁未季春月經山寂照庵識

